

旧四集团军改称五路军），招收高小或初中生入学训练。阚老师训示说：“驾驶兵第一要军纪严明；第二要技术熟练。技术熟练而生活散漫也是不行的。要严禁嫖、赌、吹，开车前不许饮酒。违者重罚！”在桂林湖南会馆训练一、二、三期学兵，我是遵照指示进行教育的。不敢违背，收效很大，肇事很少。这是老师培训指针的正确。

1944年，在一次阅报中知道老师因守桂林城，宁死不屈自杀而壮烈牺牲的消息，内心非常悲痛。此后只有遵照老师以往的教导，教学生以报答老师，抗日到底。

## 痛悼吾师阚维雍

郭怀邦

1926年5月——1927年10月，虽然阚维雍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多的时间。但是，他的为人，那光辉的形象和他忠贞爱国的高贵品质却深深地记在我的心中，使我永生难忘。兹就我所记忆，特述如下：

1926年5月，我由广西省立桂林第三中学毕业后，考入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第一期工兵队（黄埔军校第五期）。少将校长为俞作柏，上校教育长为蔣越，上校工兵科长为曹飞龙，中校队长姓马的（已忘其名），原第七军工兵营调来少校队附江平九，上尉队附阚维雍、王植杞。我在工兵队做学生，和阚有师生之情，因此我都叫他阚老师。

当年李宗仁任第七军长，黄绍竑任七军党代表兼广西省

长。同年秋，第一次国共合作，蒋介石命李宗仁率师北上讨吴（佩孚），1927年夏，乘胜直捣武汉，因官员亟待补充，遂于1923年秋提前毕业。我在工兵队学习，只1年5个月毕业，分配广东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工兵第一团服务，就离别了阍老师。

阍老师系柳州市人，广西南宁陆军讲武堂毕业。当上尉队附时年廿余岁，体格健壮，块头高昂。闻他系官家子弟，他叔阍宗骅，在李白黄执政时做过广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。抗日中期，做过广西军政驻重庆办事处主任。阍的家境很好，学术智慧，有相当水平，为什么不升高中上大学呢？他说：

“当今军阀混战，割据为雄，国是日非，教育受摧残，无枪阶级，殊遭蹂躏，因愤文冠懦弱，改习武事，欲挥鲁阳之戈遂投班生之管，以保国卫民为职志，因而投入讲武堂。”

曹科长飞龙，以前也在讲武堂当队长，他常对我们说：

“阍是讲武堂的高才生，尔等应好好向他学习，精研作战技术，为革命而奋斗”。阍教我们的术科有军事基本操，徒手持枪操练（下到班排连营去教）。学科由各种典范令，至阵中勤务，战术、筑城、交通等。比较重点的工兵技术，如战火下作业、破坏铁丝网障碍物、电网、水中架桥作业，有无线电报等战术指挥，多由阍老师下课后示范，并起带头作用。平日对人态度和藹可亲，温厚易处，上课上操时纪律严明。口令长鸣，声音宏亮，动作正确，一丝不苟，为一般军官所罕见。他早操跑步和学生一样跑这么久，旅次行军，战斗战术联合演习，夜战等，能与学生共同甘苦，以身作则，学生心悦诚服。

李宗仁有一次来校看操时训话说：“我们的教育，系军阀独裁，法西斯的教育，如德意的操法要求，是很严格的。”

他以他的亲弟李文卿来比喻，“李文卿就是留德的，他在法国的军校时常常挨打，所谓碓头出白米，棍头出好人。不听教的学生，就是要打。”其他军官听此话后，脾气一来就打人，如正步走，脚搭不平，立正时脚靠不拢，军官拉出所佩的指挥刀来就打，只有阍老师背地里低头对我们说：“打人是肉刑，鞭挞教育，很容易激起学生的反感情绪。”因此他对学生不独不打，也不乱骂，总是和颜悦色的，所以学生很是爱戴他，这也是他思想进步的地方。

1927年夏秋间，革命军打到武汉，蒋介石在南京叛变革命，宁汉紧张，搞清党大屠杀，秘而不宣。他得知这一消息，就背地里对我和虞世熙说：“今后你们不好再出去搞宣传演出了，要恪守校纪，钻研学术。”我二人承他的好心指导，自觉遵守校纪，很少外出活动，得免于此难。在这风声紧张时期，学校奉令清党，教育长每晚半夜12点前后，集合点名，军部汽车突击，时常逮捕学员生十数名至数十名，共逮捕学员生约200名以上，说这是共产党嫌疑犯，一并关押在军部监狱，听候军法处理。当时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者7人。其中我所记得的有四川人张争、李仁还有永福人秦霭云，梧州人周宇，罗玖庶等，其他我就记不得了。其余在押的直到1929年秋，俞作柏回广西做主席及叫打倒蒋介石时才放出来。所以我和虞世熙得免于此难，非常感激阍老师的告诫和教导，否则，不但不得毕业，或许早已同归于尽了。

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前，军校政治室主任是黄绍竑的亲信叫胡大头(忘其名)。国共合作后，政治室主任为毛非、杨东溥等。国民党以三民主义、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的精神文明、精神不死、精神重于物质、知易行难的学说为主，所以叫做唯心史观。共产党

的主要课目是马列主义，是唯物史观，辩证唯物论。国共合作前，开会以班为主，是独裁的。合作后，开会以小组为主，是民主的。阍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以前每月的伙食费为6元，吃的是沙子饭，菜也是只有少数的猪牛肉丝，其他都是青菜，听闻教育长和总务人员吞吃你们伙食钱每月约2至3元。现在国共合作后，由小组会议决定，学生自己采购、管理，每餐总有鸡鸭鱼猪牛肉和各种海味，不下10大碗，学生的菜比以前办的好多了，这是共产党的好作风与国民党是不同的。你们将来当兵，千万不要吃这样的钱，尤其作战时，更不要吃空额，吃士兵的伙食血汗钱，不独犯法，子孙后代也不昌盛的。须知打仗是打钱，打感情，才能制胜，否则就要失败的。”

阍在休息时间，非常活泼，和我们谈笑风生，毫无顾忌。平时喜欢搞文体，如音乐、唱戏、打球、游泳等。他的胡琴弦乐拉得很好。搞革命宣传，标语是：“打倒帝国主义！打倒军阀官僚！打倒地主！打到土豪劣绅！”在暑假期间，学校要许副官和他领导我们搞宣传，他编了一出戏叫《蔡锷离京》（话剧），（大意是蔡锷故意与小凤仙吵闹因而出走离京，躲过了袁世凯的监视，逃到云南后，率众起义，打倒袁世凯成功）。我扮演小凤仙。我演桂剧《梨花斩子》、《平贵回窑》，他教我扮樊梨花和王宝钏。他在暑假爱搞宣传，组织文艺工作队。唱桂剧时，他和冯世芳打鼓，打扎板，拉二胡，他又拉又弹又唱，连教我们10多夜，每夜都是二、三小时。他精神奕奕，不辞劳苦，工兵的学生虞世熙学检场，放幕，政治队学生梁家齐、周雄扮女角，步兵学员冯世芳扮须生，炮兵队诸葛士沂扮文郎、小生等。阍老师平日爱读文天祥的正气歌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

青”又爱读《岳飞传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杨家将》等，常和我们讲“精忠报国”的故事。

当时每逢星期六晚，所有各队的官佐，除值星官外，其余多数是打扮好，预请轿子，抬到南宁酒家，吃喝玩乐。惟有阍老师，我们从未见他去过一次，可见他品德的高尚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1943年6月，军训部白部长命令派人参观遵义军事学校将校尉班和军犬队军鸽队，参观人员有韦云淞、冯璜和各师长（阍师长在内）及四个独立团长，我当时是第一独立团长，时间为3天。在步军学校参观毕，由步专将官班教育长刘振清请晚餐，共约数席，吃完后，阍叫拿二胡来，他就大拉大扯，非常高兴。刘教育长和好几位高级官员，歌舞起来，真是热闹，大家尽兴而散。

阍老师夜晚和我做参观笔记。他写了一篇论文，寄给白部长崇禧，论文是：《天下危注意将论》。部长看后认为很好，即传令嘉奖，并叫他今后多看三国，以补智计之不足（因阍为人忠耿纯朴，无工心计也），由于他的这篇论文很出色，我至今仍能吟诵，并记述如下：

强国者兵。强兵者将。国无兵则失其所以为国；兵无将则失其所以为兵。是国无兵不可也，兵无将尤不可也。故国虽大，无可有之兵必亡；兵虽众无统御之将必败。是以有乐毅之善用兵，燕而后能胜齐，有韩信之善将兵，汉而后能克楚。伊古以来，胜败之局、强弱之机、成败兴亡之理，莫不以一将之得失判焉。秦，强国也，而不敢加兵于赵，以赵有廉颇也。晋，偏安也，符坚以断流之众而不能取肥水之捷，以晋有谢安也。是故以一人兴，一人亡，识者不忧其国之小与弱，而忧其人之存与否。道济戮，而后宋以亡，子胥死；

为墟；蜀无武侯，而后主不能偏安；宋无岳飞，而金人愈形猖獗。是故汉父劳军细柳，谓霸上棘门可袭而掳，以其将之不能用也。桓公曰：有管夷吾无何复忧，以其将之能用也。金曰：涉乱世之末流，和当国家之告变，兵固属不可少，而将又曷可多得焉，吾于是有味乎陆贾“天下危注意将”之一言。

我们和日寇在桂平县的官桥、蒙圩、平阳作战，当退却时，听姚槐司令说：“不好了，桂林日寇增加了田正绿军团，有重炮卅余门和陆空战车联络部队，桂林城防部队只半月多便失守了。阚师长在东镇路师指挥所，亲率吴展团与北门敌人正面冲突多次，吴团长阵亡，只剩下连多人。阚师长因弹尽粮绝，援兵不到，他向他的参谋长郭炳琪说，我如阵亡，请汝将我的遗体埋在指挥所，以免抛露等语，即入室举枪向头部打了两枪为国牺牲。他的这种崇高的思想和精神，临危不惧，宁可杀不可辱固古今志士之所同慨也，哀哉，痛乎，殊堪吊念。兹特将所见所闻，以及其壮烈为国捐躯教育我们的事迹记述，永垂不朽矣！”

阚老师平生做人做事，一贯忠诚耿直，是我们敬仰尊崇和学习的好榜样！而我本人则感：

“回首前程悲老大，邦家昌盛慰平生”！